

党旗之下，格桑花开

■温 青



记 忆

我至今还记得2010年的那个夏天，在玉树高原流动的颜色。

那颜色有银黄。方舱医院一排排舱体在高原烈日下泛着黄色的光晕，铺展在玉树体育场上。中午最热时，舱顶被晒得发烫，隔着手套摸上去都灼人；可到了夜里，那层铁皮冷得像冰，把白天吸进去的热量全还给了星空。

那颜色有军绿。战友们身着夏季作训服的身影连成一条线，从急救舱到手术舱，从药房到病区。那绿色在高原的强光下褪得很快，洗上几次就泛了白，可谁也没心思换。

那颜色有洁白。哈达挂在每间舱室的门口，随风摆动。来苏水的气味混着酥油茶的味道，在走廊久久不散。护士们的白大褂口袋鼓鼓囊囊，装着胶布、棉签、一次性手套，还有藏族阿妈塞进去的奶渣。

那颜色更有鲜红——废墟旁那面党旗猎猎飘扬，被高原的风鼓起来时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。7月1日那天，美朵拉增站在旗下宣誓，脸颊上飞起的红晕，比格桑花还艳。

玉树的7月，格桑花开得正盛。那些纤细的花茎在稀薄的风里摇曳，白的、粉的、紫的……它们东一丛西一簇，从地震撕裂的地缝里钻出来，从瓦砾的间隙探出头来，从被压弯的铁皮屋檐下斜斜伸出。我常看它们，看着看着就出了神——在那个夏天之前，我从不知道生命原来可以这样脆弱，又这样坚韧。

我们的方舱医院就在这片格桑花中间，像一艘泊在高原的方舟。舱门一开一合间，生死在交替，希望在发芽。门开时，担架被抬进来，家属跪在门外不肯走；门合时，里面亮起灯，照亮医生额头的汗珠。我们都是这方舟上的人——穿着军装的医生护士，嘴唇干裂、眼神疲惫却晶亮；从废墟中站起来的藏族同行，刚刚失去亲人，却已经拿起了听诊器。时间久了，便分不清谁是金珠玛米（藏语，指解放军），谁是藏族同胞。泪水流在一起是咸的，汗水淌在一处是热的。递一瓶水，不用说话；搭一把手，不用道谢。高原上氧气稀薄，可人和人之间，心贴着心。

二

美朵拉增就是在那年夏天正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。

7月1日，方舱医院临时党委举行火线入党仪式。场地就在方舱外那片空地上，背后是连绵的雪山，头顶是高原的蓝天。然而，海拔将近4000米，气压低，麻醉剂量不好掌握；而且设备简陋，连像样的无影灯都没有。

手术刚开始，5.9级余震来了。舱体剧烈摇晃，器械叮当作响。一个护士下意识张开手臂护住器械台，身体跟着舱体一起晃。江西站在手术室外的观察窗前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
手术台前的医生护士，努力像钉子一样扎在原地。主刀医生等摇晃稍缓，就继续实施手术。灯不够亮，汗水淌进眼睛也不敢擦，旁边的护士拿纱布给他蘸一下，动作轻得像拂去一片羽毛。一个多小时后，玉树历史上第一例开颅手术在这间晃悠悠的铁皮舱里完成了。丹增醒来了，看见绿色的军装。他缓缓竖起大拇指，声音微弱却清晰：“解放军的医生，了不起！”

江西那天晚上和我在方舱外的空地上坐了很久。高原的夜空缀满星星，银河横亘天际。他点了支烟，掐了两口又掐灭。沉默很久，他忽然说：“我想入党。”

我侧头看他。月光下，他眼角的皱纹很深，像高原上的沟壑，可是眼神很亮，亮得像远处的雪山在月光下的反光。

四

“我想入党。”索南巴久当时也说过同样的话。

这位年轻的儿科医生当时26岁，个子不高，很爱笑。在方舱医院的两个月里，他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。他有个



茅文宽 绘

小本子，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个被救回来病人的姓名、年龄、诊断、手术时间和主刀医生。他说，金珠玛米教会他，什么是“有一线希望，就尽一万分努力”。

那个误食杀虫剂的两岁男孩被送来时，脸是青灰色的，小小的身体软得像面团。母亲抱着孩子蹲在舱门口哭，父亲低着头不说话，爷爷拦在担架前，认为抢救是干扰生命轮回，死活不肯签字。

索南巴久跑过去，用藏语跟老人解释。老人摇头，态度很坚决。急救组的战友们在一旁急得团团转，氧气袋已经接好，除颤仪充着电发出“嗡嗡”的声响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孩子的脸色越来越灰败。索南巴久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吼了出来，用的藏语：“解放军一分钱不要，拼命救你娃娃，这是在给你送福啊！你看看他们——”他指着急救组的战友们，那些穿着军装的年轻人，嘴唇憋得乌紫，一个个像拉满的弓，“你看看他们的嘴唇，他们本来不需要受这个罪的！”

老人愣住了。母亲忽然把孩子往担架上一放，跪下来给医生磕头。当晚，急救舱的灯彻夜未熄。第二天凌晨3点，孩子出现室颤，需要胸外按压。战友们轮流上，每个人都按得满头大汗。直到第二天黄昏，男孩的手指终于微微动了，监护仪上的数字开始往上跳。索南巴久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他也不擦，就那么站着，咧着嘴，又哭又笑。

他后来说，那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，这世上或许没有神佛，却有穿着军装的神魔，在稀薄的空气里张开翅膀，从死神手里挽回生命。那天晚上，他在值班室写好了入党申请书。

还有那个肝破裂的6岁女孩，叫才旦卓玛。被送来时她的腹腔里全是血，血压都测不出来。手术做了5个多小时，输血1000多毫升。那些血是战友们现场献的，抽完就送进去，还带着体温。

还有那位89岁的老奶奶，被压在废墟下30多个小时，被救出时已奄奄一息。她说不清哪里疼，只拉着护士的手不放。护士守了她三天三夜，喂水、翻身、擦洗……老人终于能坐起来那天，护士趴在她床边睡着了，睡得很沉。

五

方舱医院临时党委与州医院签订帮扶协议那天，我去采访。

仪式很简单，两张桌子拼在一起，铺了块绿军毯，上面放着两份协议。签字时，人们在鼓掌，掌声在高原空旷的空气里显得稀稀落落，但每一下都很结实。仪式结束后，江西望着远处正在搭建的新板房。那些蓝色的板房一排一排，像列队的士兵。他看了很久，忽然指着脚边说：“你看，格桑花开了。”

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一丛格桑花正从瓦砾缝隙中探出头来，茎秆很细，却挺得直直的。江西蹲下身去，用手轻轻碰了碰花瓣，没舍得摘。他说：“这些花在藏语里叫‘格桑梅朵’，是幸福花的意思。”

他说这话时，不远处那面党旗正迎风招展。风很大，旗帜鼓起，旗角啪啪作响。旗面上的镰刀锤头，在高原的艳阳下熠熠生辉。那旗帜的红，是滚烫的、流动的，像是把天边最浓的晚霞扯下来织成的。

那年夏天，格桑花开满高原，党旗映红雪山。那些花，从残垣断壁中长出

来，从裂缝和伤口里长出来，从不相信眼泪的砾石间长出来。那面旗，在海拔4000米的风中飘着，被日晒，被雨打，被余震摇晃，却一日比一日更鲜艳。而我们，都是花丛中的人，旗帜下的人——是用汗水浇灌生命、用信仰托举希望的人。

美朵拉增入党后，被分配到州医院重建的第一线。她学会了抽血、缝合、看心电图。她说，她要成为张红娟那样的人。

江西牵头负责新医院规划。图纸是他自己画的。他说新医院落成那天，要在门口种满格桑花。他还说，要在花丛中立一块石头，刻上那年夏天所有在这里战斗过的战友的名字。

索南巴久被选派到内地进修。临走那天，他用藏语写下一行字贴在方舱的留言板上。有人翻译给我听：我们曾在这里一起战斗，所以我们永远是战友。

六

方舱医院撤离那天，很多人来送。尕群抱着孩子来了，那个在方舱里出生的婴儿，已经长出了浓密的头发。丹增喇嘛也来了，他给每个医生护士献了哈达，白色的、长长的，挂在每个人脖子上。车队开动时，格桑花在风中摇摆。

我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些花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融成一片模糊的颜色。可我知道它们还在那里，一年年地开着，从废墟里、从石缝里、从时间的伤口里，不知疲倦地开着。

我至今仍时常梦回那个夏天。梦里方舱医院还在，格桑花开着，党旗在风中猎猎作响。我们围坐在高原的星空下，有人唱歌，有人不说话，有人往火堆里添柴。风把火星吹起来，飘向夜空，像是要飞到星星那里去。

我们用汉语和藏语交错着唱，唱的是同一句：

“玉树的明天更美好。”

是的，我们都相信。因为那年夏天，在格桑花与党旗交相辉映的地方，我们看见了——生命可以战胜死亡，希望可以填平废墟，信仰可以创造奇迹。

那些花现在还在开吗？一定还在。夏天，当高原的风变得柔和，当雪山的融水汇成溪流，它们就会从土里钻出来，扬起脸对着太阳笑。就像那些在方舱里出生的孩子，就像那些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人，就像玉树。

这一切，都是献给“七一”的礼赞。也是献给生命的礼赞。



长 征

第 6729 期



红色足迹

海风拂过珠海淇澳岛，岸边青松扎根礁石，迎难而上。在这片红色热土上，我国工人运动先驱、杰出领袖、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——苏兆征的故居，静静坐落于白石街深处。

初夏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苏兆征故居陈列馆。一件件留存的文物、一页页泛黄的手札，记录着这位革命先行者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传奇过往。

苏兆征出身寒门，自幼饱尝生活艰辛。18岁时，他远赴香港，在远洋货轮上做工。在货轮上，他遭洋人欺压、资本家盘剥，终日食不果腹、受尽凌辱。苦难没有磨平他的意志，反而坚定了他为工人谋生存、为百姓求解放的初心。

1920年，苏兆征第一次领导海员进行反压迫斗争。面对工头无故殴打中国童工，他挺身而出，恳切地对工人们说：“想要反抗压榨欺凌，争取正当权益，唯有团结一心、奋起斗争！”在他的带领下，全体海员同心协力，最终迫使资方全盘接受合理诉求。这场斗争，为他日后组织大规模工人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陈列馆内，泛黄的工会章程与罢工宣言，记录着苏兆征在旧中国漫漫长夜里点燃工运星火的奋斗轨迹。1921年，苏兆征与林伟民携手牵头，组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。这是中国海员史上第一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。此后，他日夜奔走，团结带领香港海员为改善生存境遇持续抗争，成为广大海员衷心拥戴的领袖。

1922年1月12日，香港海员发起震惊中外的大罢工运动。苏兆征临危受命，成为罢工实际领导者。面对港英当局的武力威慑与资本家的重金利诱，他如同岸边青松直面狂风，不惧强权，率领数万海员坚守56天。最终，殖民当局被迫妥协退让。向来骄横跋扈的英帝国主义，在中国工人阶级面前低下了头。

在领导香港海员罢工运动的过程中，党组织的指引与支撑，让苏兆征的共产主义信仰愈发坚定。馆内的一幅油画，记录了1925年春，苏兆征以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身份赴京参会，在北大红楼与李达会面的情景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听见李达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”的豪迈宣言；也听到了苏兆征的心声：“只有社会主义革命，才能实现人类彻底解放。”

1925年3月，苏兆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，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全身心融入革命洪流。

五卅惨案爆发后，帝国主义的血腥暴力激起全国民众的满腔愤慨。受党组织委派，苏兆征联合邓中夏、杨殷等人，在广州、香港组织发动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。罢工期间，他夙兴夜寐，统筹解决数万工人的衣食起居。无数个不眠之夜，他以笔墨为号角唤醒民众；无数次危急关头，他振臂高呼，用赤



边关你我（外一首）

■刘 盼

清晨的阳光穿过云朵
温柔地洒在边关哨所
哨所里有戍边的兵
手握钢枪是逐梦的你我
云朵在空中飘荡，风儿为它们鼓掌
一会儿变成树扎根在远方
一会儿化作帆扬起了希望

晚霞染红天边
星星点亮哨所窗前的灯
战士日记里写满思念的歌
远方的亲人是心底的寄托
月光像银纱，笼罩着山河
风声似战鼓，激励着你我
一起看日出，迎接每一个清晨
共同守护着，祖国的无恙山河

在边关摘朵云送给你

这边天很蓝
洁白的云仿佛伸手就在指尖
一望无际的雪山
以风为笔铺展成画卷
界碑旁的风总裹着寒
却吹不散我们眼底的蓝
那片蓝漫过连绵山巅
带着思念飘向远方的岸

手握钢枪望向山那边
万家灯火缀成星河暖
那抹暖，是青春站成屏障的答案
云朵陪我踏遍昆仑山

在苏兆征故居

■宋海峰

诚信仰凝聚起工人阶级的磅礴力量。这场历时16个月的罢工，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华殖民势力，彰显出中国工人阶级不屈的风骨。经此一役，苏兆征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空前高涨，被誉为“全国海员的中心领导者”。

“为工人阶级而奋斗，直到最后的一个呼吸”，故居展板上的这行字，是苏兆征融入生命的信念。1927年夏，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奔赴九江，周密筹备，力保南昌起义顺利举行。八七会议后，身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，他又赶赴上海，筹备广州起义。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，他再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，肩负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重任。他夙夜在公，辗转南北，身体力行着“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；呼吸尚存，奋斗不息”的誓言。

长年超负荷的工作，使苏兆征积劳成疾。彼时白色恐怖肆虐，为不拖累组织，他隐瞒病情，强忍病痛继续奔波，直至病情急剧恶化。当周恩来、李立三等同志闻讯赶来，苏兆征已奄奄一息。“大家共同努力奋斗，大家同心合力起来，一致合作，达到我们最后成功……”弥留之际，苏兆征留下殷切嘱托。

1929年2月25日，年仅44岁的苏兆征溘然长逝。

铜像广场上，苏兆征昂首伫立，目光穿越伶仃洋的万顷碧波。那投向远方的凝望，一如当年投向革命洪流的决然。“为工人阶级而奋斗，直到最后的一个呼吸”是他生命最真切的写照。这不息的精神，终将穿越时空，照亮后人前行的路。

定格每段坚守的瞬间
风起时它轻轻旋转
把边关的赤诚捎向烟火人间

亲爱的母亲，我在边关摘朵云送给你
若见云絮漫过天际落进你眼底
那不是寻常风与云的相遇
是我把守护与惦念都揉进云里送给你

一封红色家书

■顾中华

蘸血为墨，以骨为笔
山岳，渐次从纸面上崛起
大河，在字里行间开始汹涌

信念如钢，家国何重
脉管里燃烧着火焰
眼中满含泪水
清澈的爱，热烈而又深沉
身处暗夜，却坚定地预言
一个崭新的黎明

薄薄的纸张，已经发黄
却丝毫不会改变红色的本质
这红色的上游
盛开着杜鹃
盛开着红梅
也托举着染霜的枫叶
是血脉
是理想的彩虹
更是飘扬的旗帜

一封信，穿越时光
被风一遍遍地朗诵
一个个方块字
如鸿雁排列成行
拖曳着光芒，从纸上腾空而起
与天边的一抹朝霞相辉映
我们相信
天地之间
未来，会有更多的收信人

